

一九三七年軍事工業投資達二十二・三億日元，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了二・二倍，占當年工業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一・七；軍費預算達十四・一億日元，占國家總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七。武器裝備的生產能力達到了年產世界性能最好的戰鬥機一千五百八十架、坦克三百三十輛的水準。擁有各式艦艇二百八十五艘，其中航空母艦四艘、水上機母艦二艘、潛水母艦五艘，另外還有二艘航母正在建造之中。海軍實力僅次於英、美，居世界第三位，已基本做好了發動全面戰爭的準備。

一九三六年六月，未經中國同意，日本擅自將在天津的駐屯軍由二千一百人，增加到六千人。並先後製造兩起「豐台事件」，搶佔了戰略要地豐台，切斷了盧溝橋與南苑兵營之間的聯繫。

一九三七年六月，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文麿出任首相組閣，一個由好戰分子杉山元、米內光政和廣田弘毅分別出任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和外務大臣的法西斯政權建立了，日本戰時體制正式形成，從而加速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步伐。

六月二十一日，日本中國駐屯軍緊急成立臨時作戰科，並在平津近郊頻繁進行軍事演習。演習從白天發展到黑夜，從虛彈發展到實彈。特別是駐豐台的日軍，經常荷槍實彈，在宛平縣城附近舉行以宛平縣城為目標的演習，進行著臨戰前的準備。

山雨欲來風滿樓，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已箭在弦上。盧溝橋頭神秘的槍聲，點燃了戰爭全面爆發的導火索。

二、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位於北京西南郊外的永定河上，全長二百六十六・五米，寬九・三米，為十一孔聯

拱石橋。建於金大定二十九年（西元一一八九年），至今已有一百餘年的歷史，以精美的獅雕和「盧溝曉月」聞名於世，是進出北京西南大門的重要門戶。二十世紀初，又在石橋的北面修建了鐵路橋，成為扼守平漢鐵路的一個咽喉要衝。盧溝橋東百餘米，就是宛平縣城，城牆高大堅固，自明代以來就是拱衛京師的軍事重鎮，戰略位置非常重要。

日軍侵佔東北、熱河、察哈爾和冀東以後，對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圍之勢，盧溝橋成為北平對外的重要通道。為了佔領這一戰略要地，促使華北自治，從一九三七年五月份起，日軍頻繁地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不斷製造事端，使華北局勢日趨嚴峻，戰爭的陰雲籠罩在古老的北平城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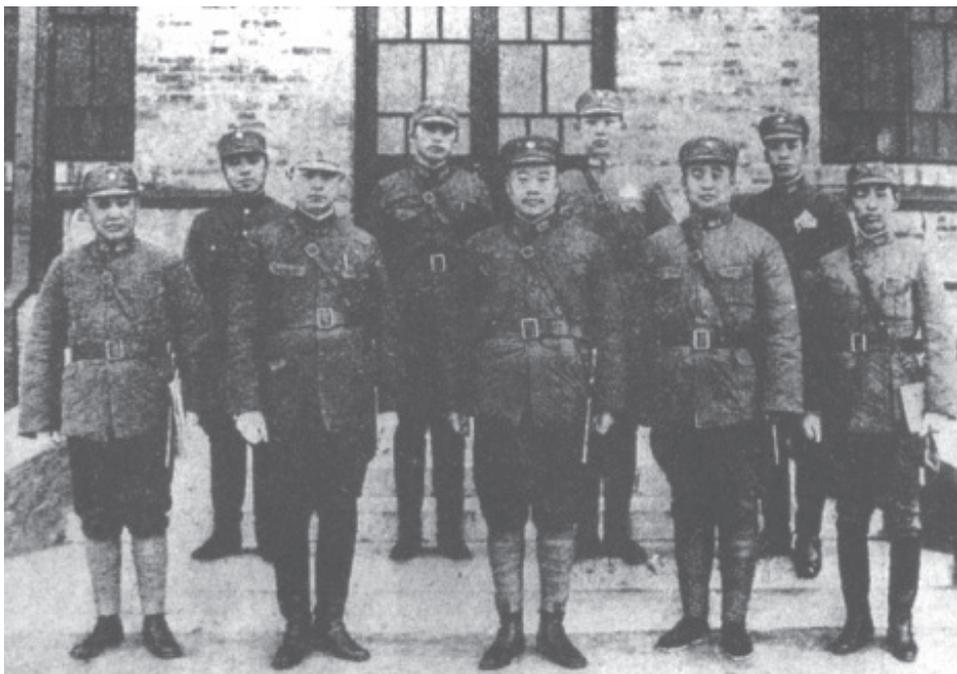
駐守平津地區的是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轄四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一個特務旅和一個保安隊，總兵力約十萬人，分駐於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具體部署是，馮治安的第三十七師駐守北平西苑和保定，張自忠的第三十八師駐守天津，趙登禹的第一三二師駐河北，劉汝明的第一四三師駐察哈爾，鄭大章的騎兵第九師和軍部駐南苑。其中駐守宛平及盧溝橋地區的是第三十七師第一〇旅第二一九團的第三加強營，轄四個步兵連，二個迫擊炮連和一個重機槍連，共一千四百餘人。

第二十九軍原係馮玉祥的西北軍舊部，雖然裝備極差，但治軍嚴格。士兵除步槍外，還每人配發了一把大刀，聘請武術名家李堯臣為教練，全軍習武。在長城抗戰中，大刀隊曾屢顯神威，三次夜襲，出奇制勝，創造了用大刀、榴彈打敗日軍的奇跡，堅守防線一月餘，用血肉之軀築起了一道新的長城，頂住了日軍二個旅團的輪番進攻，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二十九軍大刀隊一戰成名，令日軍聞風喪膽，從此揚威海內外。著名的《大刀進行曲》，就是根據第二十九軍大刀隊的事蹟創作

的，原歌詞是：「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二十九軍的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沒想到，又是這支英雄的部隊在盧溝橋頭率先打響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第一槍，抗戰的一天終於來到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七時三十分，駐豐台日軍河邊正三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未經中方允許，荷槍實彈地來到盧溝橋北郊回龍廟附近，進行軍事演習。二十二點三十分，中隊長清水節郎大尉傳令休息。忽然演習場附近傳來幾聲槍響，日軍立即吹號集合，發現一名士兵失蹤。清水中隊長立即報告在豐台的第三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

一木大隊長聞聽後，一邊報告在



二十九軍將領北平合影（前排左起秦德純、張自忠、宋哲元、劉汝明、石友三，後排右起佟麟閣、趙登禹、馮治安、鄭大章）

北平的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一邊帶兵開赴盧溝橋。其實，失蹤士兵志村菊太郎只是外出大便，返回時在黑暗中走錯了方向，因此延誤了時間，早已於二十分鐘之後歸隊，但清水中隊長卻隱瞞未報。

深夜十二時許，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久太郎給冀察政務委員會打電話，詭稱：「今日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但在整隊時，忽有駐盧溝橋第二十九軍部隊向其射擊，因而走失士兵一名，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

北平市長兼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當即回答：「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妨害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檢查，致起誤會。惟姑念兩國友誼，可等天亮後，令該地軍警代為尋覓，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還。」

八日凌晨二時許，松井再次打電話威脅冀察政務委員會，堅持要進城搜索，否則「將以武力保衛前進」。為避免事態擴大，秦德純市長一面委派河北省第三區行政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與冀察外交委員會主席魏宗瀚等人通過外交管道與日方交涉，一面通知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加強防禦。

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立即通知駐守宛平的第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寸土都不許退，可採取武力自衛及斷然處置。國家存亡，在此一舉；設若衝突，盧溝橋即是你們的墳墓！」

吉星文團長是著名抗日將領吉鴻昌的侄子，曾在長城抗戰中率領大刀隊偷襲敵營，一舉將據點敵人全部殲滅，二十五歲就晉升為二一九團團長。接到師長電話後，他當即表示：「當本著師長的訓示，以不惹事、不怕事的原則維持目前局勢。但若日軍硬攻時，必抱定與城、橋共存亡的決心，

以維護本軍名譽和報答全國同胞。」

八日凌晨，一木清直少佐率領大隊主力五百餘人與清水中隊會合，在得知失蹤士兵已歸隊的情況下，仍以「不明槍聲」為由，提出中國軍隊撤出宛平東門，讓日軍進城談判的無理要求。

守城部隊請示第二一〇旅旅長何基澧，何基澧旅長命令第二一九團：一、不同意日軍進城；二、日軍武力侵犯則堅決回擊；三、我軍守土有責，決不退讓；如放棄陣地，軍法從事。聽到這樣堅決的命令，守城官兵非常振奮，嚴詞拒絕了日軍的無理要求。

五時三十分，一木大隊長下令向宛平城發動進攻，中國駐軍奮起還擊，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日軍一陣炮擊之後，步兵蜂擁而上。吉星文下令：「堅守陣地，堅決回擊。」守軍依託城牆，奮勇抵抗。當日軍接近城垣之時，守軍槍聲齊射，手榴彈居高臨下在敵陣中開花爆炸。日軍接連發動兩次進攻，均被守軍擊退。



日軍正在炮轟盧溝橋頭的宛平縣城

七時三十分，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命令所有部隊做好戰鬥準備，同時命令步兵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解除盧溝橋附近的中國軍隊的武裝，以利於事件的解決」。

河邊正三旅團長和牟田口廉也聯隊長親自趕到前線坐鎮指揮，命令第三大隊從回龍廟渡河，佔領永定河西岸和鐵路橋，並出動四架飛機在盧溝橋上空盤旋示威。

一木清直大隊長指揮第三大隊主力，分四路向回龍廟及鐵路橋的守軍陣地發起進攻。守衛鐵路橋的兩個排戰士，面對迎面撲來的數百名日軍毫不畏懼，沈忠明排長毅然立於橋頭阻止日軍前進，被日軍開槍打死。守軍開槍還擊，雙方遂展開激烈爭奪戰。當日軍沖上橋後，戰士們紛紛躍出陣地，掄起大刀，與日軍展開激烈肉搏。但終因寡不敵眾，兩個排的戰士幾乎全部戰死於橋頭，鐵



第二十九軍官兵堅守盧溝橋陣地

路橋和回龍廟陣地先後被日軍佔領。

盧溝橋炮聲打響後，第二十九軍將領秦德純、馮治安、張自忠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並聯合發表聲明：「和平固所願，但日方如一再進攻，為自衛計，唯有與之周旋。」八日下午，又聯名致電軍政部部长何應欽：「刻下彼方要求須我方撤出盧溝橋城外，方免事態擴大。但我以國家領土主權所關，未便輕易放棄，現仍在對峙中。倘對方一再壓迫，為正當防衛計，不得不與竭力周旋。」

黃昏前，日軍在九輛坦克配合下又發動了第三次進攻，用猛烈炮火向宛平城內轟擊，企圖一舉攻克宛平城。守軍營長金振中率領士兵頑強抵抗，以步槍和手榴彈等輕武器硬是把日軍打退，堅守住了宛平縣城和盧溝橋陣地。

天黑後，金振中營長組織了兩個連的敢死隊悄悄地縋牆出城，發動夜襲。有的士兵嫌繩梯太慢，飛身從城牆上躍下，揮舞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陣地上頓時血肉橫飛，喊殺之聲，可聞數里，殺得日軍狼奔豕突。駐守西苑的第三十七師第一〇旅旅長何基澧也率領援軍從長辛店以北、八寶山以南地區向日軍展開反攻。激戰至深夜，經反覆爭奪，收復了盧溝橋附近的鐵路橋和回龍廟等地，侵佔橋頭的一個中隊日軍幾乎被全殲。突擊隊也傷亡三百餘人，金振中營長身負重傷。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正在廬山舉辦軍官訓練團。接到盧溝橋事變報告後，蔣介石當即給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回電指示：「宛平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同時電令南京軍事委員會，立即調二十六路軍、第四十軍、第八十五師迅速開往保定、石家莊應援；並命令正在參加暑期訓練團的將領們立即下山備戰。外交部也奉命派員到日本駐華大使館提出抗議，聲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

八日晚，北平市長兼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與天津市長兼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分別在北平和天津同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久太郎和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進行交涉，雙方達成三點協定：一、雙方停止射擊；二、日軍撤至豐台，中國軍隊撤退到永定河西岸；三、宛平由中國保安隊接防，人數二三百人，時間定於九日上午九時。

但是日軍並不執行停火協議，仍在盧溝橋車站附近按兵不退，並將駐守通州的第二大隊調來沙崗。九日黎明和十日凌晨，日軍又連續兩次炮轟宛平城，並向盧溝橋陣地發動多次進攻。守橋官兵奮勇抵抗，激戰終日，鐵橋南端復被日軍佔領，全連官兵除四人外，全部壯烈犧牲。

十一日夜，細雨霏霏。吉星文團長派步兵兩連，再度乘夜進襲，秘密接近鐵橋南端，突然發起反擊，殲滅守敵一百餘人，重新將鐵路橋奪回，兩軍遂成對峙態勢。日軍退至大棗山以東地區，等待國內援軍到來。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外務省於八日晨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事件不擴大、局部就地解決的方針。下午，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也確定了事件不擴大、就地解決的方針，並向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各派出機關發出了訓令。但日軍陸相杉山元大將、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等陸海軍將領堅決主張借機擴大事態。當天，日本參謀本部即決定派遣關東軍二個旅團、朝鮮軍一個師團、國內個師團的兵力到華北，並接連兩次向內閣會議提出派兵案。

十日上午，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正式通過杉山元陸相提出的派兵案。十一日，日本政府發表《派兵華北的聲明》，公然宣稱：「負責華北治安的第二十九軍，於七月七日夜在盧溝橋附近進行非

法射擊，由此發端，不得已而與該軍發生衝突」，「政府在本日內閣會議上下了重大決心，決定採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華北。」

與此同時，裕仁天皇任命香月清司中將為「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參謀本部命令駐守朝鮮的第二十師團和關東軍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團及航空六個中隊、鐵道第二聯隊等務須迅速到達華北，歸「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指揮。日本的戰爭機器已開始全面啟動，大批援軍源源不斷地開赴華北，使「七七事變」這一局部衝突，迅速向全面戰爭發展。

七月十二日，香月清司司令官乘飛機趕到天津，一面抓緊調動部隊，一面又採取緩兵之計，以談判手段拖延時間、做好進攻準備。

至七月十六日，日本關東軍、朝鮮軍已相繼到達平津地區，日軍參謀本部認為發動戰爭的時機已到，便迅速制定了《對華作戰要領》和《對華戰爭指導要綱》，把戰爭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約兩個月，以優勢兵力擊潰中國第二十九軍，解決華北問題；第二階段約三、四個月，以足夠兵力攻擊國民黨中央軍，通過全面戰爭摧毀蔣介石政權，一舉解決中國問題。

同時，日本參謀本部又電令「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先向中國方面提出四點要求：一、宋哲元正式道歉；二、處罰責任者，罷免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三、撤退八寶山附近的部隊；四、在七月十一日所提條件上由宋哲元簽字。如在十九日前中國方面不予履行，即對第二十九軍發動攻擊。

十七日，日本內閣會議同意了日軍參謀本部的決定，並指示駐華大使和武官分別向中國政府外交部、軍政部提出通告，限於十九日正式答覆，實際上是向中方發出最後通牒。

面對日本的戰爭威脅，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講話：「廬溝橋事件能否不擴

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受任何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蔣介石的廬山講話，正式表明了中國政府決心抗戰的嚴正立場，立即贏得了各黨派、團體和社會各界的擁護，各地愛國軍民紛紛行動起來，大力聲援華北前線。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北平各界救國聯合會、北平市學生聯合會等救亡團體，先後派代表到盧溝橋慰問抗日勇士；長辛店工人冒著槍林彈雨，趕赴宛平前線修築防禦工事；北平市民自發組織了戰地服務團、募捐團、慰勞團，到盧溝橋前線慰勞士兵、救護傷患；當地居民主動地為守城戰士們送水送飯。上海、南京、武漢、太原等地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眾，相繼組織起抗敵後援會，紛紛發表宣言，支持二十九軍的抗日行動，並致電、匯款、慰問前線將士。各地報刊也大量發表抗日言論，呼籲聲援盧溝橋抗戰。

三、北平淪陷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為躲避日方糾纏，正在山